

CS032 《虎之光》

「擁有扁平身材的虎，就那麼走進了大海。那個毅然決然的背影，讓我以為她拋下了世界的光。」

畫下句號，言子何手伸向紙張，來回把上頭的橡皮擦屑拂落。他的房間面海，窗戶有月光自彼處灑在他的桌子上頭，他剛寫好的手稿。每個字句在光裡看起來都那樣神聖，好似一種神諭。言子何坐在桌前反覆端詳，同時映著海色與紙墨的眼睛不時眯起，似乎愈看愈是不確定。

他決定打個電話問苗海。捧起那疊稿紙，言子何起身走到背海那面牆，過程裡踩到的幾張揉成團的棄稿發出窸窣聲響。話筒舉到耳邊，夾在左耳與頸窩，言子何按下幾個鍵，在此端傳出規律的「嘟嘟」聲響與接通的時間裡，再來回看了最後一段話兩次。心裡慢慢浮躁起來。

「喂？這裡是苗海工作室，請問找哪位？」彼處傳來疲憊的聲音。

「你果然還在工作室。」言子何伸出手接起話筒，改靠到白色壁紙的牆壁，看著海波光粼粼地從外頭透進來時，整個房間的光影浪伏，好似自己也是海的一部分，在海的子宮。「我把那篇〈紋〉寫好了，你幫我聽聽看。」

「嗯。果然會挑這時間打來的，還要我點評文章的只有你了。」

「我們兩個都有病。一個嗜工作如命，一個嗜文如人生。」下垂的眼角淡淡挑起，言子何露出一個不像笑，更像被拋下後的自嘲。「所以你要不要聽？」

彼處傳來一個沉沉的低哼，代表好。意會的過程裡言子何覺得自己像是音譯了一種獸的語言。沒有文字，唯有情緒的低鳴。

於是言子何在浮光裡呢喃般，娓娓地說出了虎的故事。

……

跟失序的人生一樣。我不知道我的故事該擁有怎樣的開頭，於是別無選擇地寫下了這串文字。

三個月前我把工作辭了，滿心歡喜地回到老家，想著這樣一來我就可以不顧一切地做我喜歡的事，也就是創作。然而事與願違，我並沒有像預想中那樣知道自己想寫什麼、該寫什麼，腦袋一片空白。這種拿著筆，卻連把字寫上稿紙的勇氣也沒有的日子持續了好

久，久到我以為自己正在經歷人生最痛苦的那段歲月。但就跟我的開頭一樣，一切都失序了。直到有天我出門散心時，重拾了那段我以為已經遺忘的，不可思議的記憶。

由於房子置於山與海之間，想要尋找靈感時我會選擇到往山上走，也可能選擇到海邊游泳。但是不管怎麼走，從我家出發到那些地方的過程，都必然經過一段樹葉遮住天空的小徑。那裡曾是小時候我與玩伴玩捉迷藏的地方。因為草生、木生植物都很密集，從沒去過熱帶雨林、只知道雨林生態繁榮的我們便把那稱之為「紋的叢林」。那時我們對雨林的印象只有「老虎好帥好酷」，虎身上有著黑紋，又剛好那些樹的枝幹就像葉的皮膚上，一條條紋路那樣延展，於是有了這個名字。

紋的叢林確實生態頗豐，那時候的小學生流行收集蟬殼，所以每每放學都有很多同學來附近採摘。也就是那段時間，我認識了很多隔壁班的、隔壁校的，甚至隔壁小鎮的孩子。在眾多孩子當中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擁有扁平身材的女孩子。

我並不清楚她多少歲了，唯一記得的是她說她叫「虎」，我以為是百家姓那個「胡」，因此被她修正過很多次。她的個頭不高，但跟矮冬瓜的我比起來也已經是綽綽有餘。虎擁有一頭俏麗的短髮、道地的口音，看起來與我同齡，也可能比我大一些。

我收集的第十個蟬殼是虎送的。那是個熱得不得了的日子，悶熱潮濕，蚊蟲飛舞，其他孩子都已經受不了而回去了，只剩下我穿著薄長袖努力地抬頭找殼。然而即使我仔細看過每棵樹的紋路、葉子的隙縫，仍找不到一顆我所要找的殼。孩子們把找得到的殼都帶走了，找不到的我在紋的叢林裡心急地打轉、翻找。然後虎就出現了。

「你在找什麼？」陌生的聲音從身後傳來。我轉過身，便看到一雙妖異，不同於任何我看過的，介於琥珀光彩與樹皮色澤的眼眸。

我看著她，心裡想我從沒看過這個孩子，應該又是別的小鎮來的新的競爭者——我本來該這麼想的。然而那雙眼就像有魔力般，我無法興起任何埋怨，反而忘了焦慮，甚至有了周圍空氣涼快起來的錯覺。

「我在找蟬殼。妳也是來找蟬殼的嗎？」我捧著裝了九個殼的瓶子問她。她緩緩眨著那雙我無法移開眼的眼睛，想了一下，接著用我再也無法從其他人身上看見的，如貓的姿態，爬上就近一棵欒樹。三個蟬殼接連從上頭掉落下來。她跳回我面前，對我勾起一個微笑。

於是在那天過後，我收集到了遠超校內第一名的蟬殼數量，別人要找一個禮拜才能勉強找到的量，我在虎的幫助下半個小時就能收集到。我愛死虎了，每天放學都跟她玩在一塊。只是我當時沒有發現的一件事情是：虎是從哪裡來的？每當我需要她時，我就到紋的叢林去喊她，然後虎就會從某棵樹後繞出來，出現在我的面前——但是怎麼會有孩子每時每刻都待在小樹林裡呢？

隨著時間流逝，到了升國中的年紀，我開始注意到虎跟其他孩子的不同之處。她很早就告訴我，我不該把她介紹給其他孩子，會被當成怪人的。小孩子大都很重視義氣，所以我也就什麼也沒有對附近的人說，也沒有注意到虎所說的「被當成怪人」的那個會誰。但是在時間飛逝過後，一個個謎就慢慢出現了。我已經長到一米六五，下巴開始有少許鬍渣，而虎從未變過。

還是那身扁平的身材，與不到一米五的身高。我愈成長，她的臉就愈顯得稚嫩，每每在紋的叢林看見她，我都覺得自己怎麼這麼像在跟小朋友玩？有天我把疑惑都告訴了她，她沉默半晌，突然告訴我：「我想要去看看大海。」「什麼？」我以為自己沒聽清楚，就像最初我沒聽清楚她的名，把耳朵往她湊了過去。她重複一次，還是那句我聽到的。「也太突然了吧，但我確實可以帶妳去看看。」我看著她的側臉，黃水晶般的眼睛竟第一次在我面前流露出悲傷。那易碎的模樣，讓我把語言抵在舌尖上時，都變得小心翼翼。

虎把頭靠向我的肩膀，從未變過的短俏頭髮垂到臉上，半遮住了黃水晶。我感受到她在哭泣，微微顫抖的嬌小身體，曾在我面前迸發過很多不可思議力量的身體，就那樣在點狀的光裡蜷縮一團。我感到悲傷，卻知道悲傷的質量遠遠比不上她所感受到的。

日光穿過葉縫，向草地傾瀉而來，一顆顆點狀的光隨著風吹動葉片而每刻都在移動，彷彿吹動的是光。有時虎身上落滿了光，有時一顆光點也沒有。我伸出另外一隻手輕輕撫著虎的頭，眼睛望著遮蔽住天空的枝葉，粗的與細的、主幹與密密的分枝彼此交錯，成為某種名為人生的紋路。

光慢慢變得沒有溫度，斜斜地從微涼夜色裡穿了進來。虎終於抬頭，哭腫的眼睛看著我，說：「我不能離開這裡。我不能，因為我死在這。」

我低下頭，看見虎的眼睛裡，一顆光點也沒有。

……

「需要喘息下嗎？這個故事會不會太長。」

言子何停下故事，帶著淺得幾乎沒有的笑意向話筒那端問道。他放下了手稿，改從口袋拿出菸跟打火機，頸窩夾著話筒，在如浪起伏的光影裡「嚓」一聲點燃了菸。火光稍縱即逝，像人生的某個段落，像整段人生。

「你又抽菸了。」苗海微微沙啞的聲音從彼處傳來。隱約地，苗海覺得需要喘息的其實是言子何自己，只是他沒有說破這件事，也沒有要他改用傳真。有些事情是只能透過語言，才擁有溫度。

「嗯，老樣子。」含含糊糊地說，言子何吐出一口菸，因戒了太久而低低咳了聲。言子何把菸捏在兩指間，目睹過誕生、死亡、快樂、悲傷的雙眼疲累地望著窗口。一陣雲把月亮遮住，身上突然沒有了光。

「你喘好了嗎？」言子何望著沒有光的，黑色的海，淡淡問道。

「當然。」

.....

虎說，她就跟她的名字一樣，原本是隻虎。

在我還沒出生的某個年代，她跟她的兄弟姐妹被走私集團，從某座熱帶雨林帶來亞熱帶的這座島。剛出生的他們被帶到了一艘船上，搖搖晃晃的船讓虎以為自己還在母親的子宮，但被麻醉了的母親在她身邊發出了低沉，悲哀，緬念著赤道的低嘆。他們擠到她的身邊，母親不再悲鳴，改以佈滿倒刺的舌頭舔舐他們的毛髮，告訴他們不用擔心，像後來她死後他們同樣舔著她一樣。

虎用她那雙樹脂般，說這段話時帶著黯淡的光的眼睛看著我，又好像看著遠方的某一個點，或許是她從未看過的熱帶雨林，也或許是那艘載著她與家人的船。然而當她的目光真正落在我身上，看見我為難的表情時，僅存的光又隨著葉與風的搖曳而散去。

我花了一段時間去相信她所說的話，她也用了一段時間想該怎麼說服我。虎也知道這很難解釋，於是最後還是帶著我到了她所說的，「她死去的地方」。

她的屍骨所在同樣是紋的叢林。但很奇妙的是，我住在那裡十多年，從來沒有到過那塊地。虎帶著我在紋的叢林裡兜兜轉轉，以至於我以為她是故意要讓我不記得路。周圍的景色大都是那樣，但越走我越發現周圍都是我沒看過的樹種，一些長著不知名瓜果的樹讓我甚至以為自己來到了熱帶。

我們繞了又繞，夕陽下沉，樹林裡的光漸弱時，她帶我走去的方向傳來了獸的低鳴，枝椏上的鳥展翅飛遠。我縮瑟著脖子，害怕地跟著虎的步伐。虎感受到我的畏懼，轉頭以那雙明亮的眼睛看我。

「別怕，那些是我的兄弟姐妹。他們不喜歡人類，所以不會出來。」虎勾起一個安慰的笑容。我看著那抹笑，想起虎對我說的故事，只感到悲傷。

繞了幾個彎後，虎在一塊草地稀疏，看起來剛翻過土的黃沙地停下。她扁平的身體側過來，用眼神示意那就是她曾經被埋葬的地方。我走上前，緩緩跪在地上，看著那些沙土和著紅色的血，還有黑色、橙色、白色的毛髮。我捏起一根毛，想到虎說皮毛都已經剝下，如今大概被穿戴在某個人身上。

「那就是他們把我們走私來這座島後，為了不被警方發現，所以在這塊土地滅跡的證明。如果你想，我還可以讓你看他們是怎麼.....」

「不，不要！」我回頭向虎大喊。想到自己的失態，轉頭沉默下來。

我們突然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。空氣彷彿凝滯了一樣，還帶著殘留的血腥味，至此我已經明白剛才的路並不只是紋的叢林而已，我們走過了時間。即使那個時候我還只是剛開始被稱「少年」的年紀，但我隱隱約約已經懂得了什麼是「死亡」，什麼是「生命」，又有什麼是「對」的，什麼是「錯」的。

我站了起來，走到虎面前，她抬頭看著我說：「可以的話，我希望你有天能把我與我家人的屍骨帶到山下，把我們灑到大海之中。」我問為什麼是海，她陷入回憶般地說：「因為我們第一個看見的，就是海洋啊。」

虎說，她從來沒有看過那麼美麗，又那麼絕望的物事。她睜開眼時還是晚上，母親因為麻醉藥劑已經睡著，其他小虎也都還沒睜開眼睛。他們位在船艙裡的籠子，那扇鐵門有著一個圓圓的窗，她從那裡看見了海洋。

月光斜斜地照在他們擁有黑紋的皮毛上，虎轉過頭，看見其他籠子裡，有好多從沒看過的動物已經睡著：大象的眼皮皺皺的，豹的眼皮跟他們一樣。虎著迷地從那個圓孔往外看，月亮灑在他們身上也灑在大海，粼粼地在她眼中瀾起浪般的光。她聽著海聲，以為在她睜眼前聽到的那些，包括在母親子宮裡的羊水聲，都是來自彼處黑得濃烈又擁有著光的地方。

虎聽見母親的喉發出呼嚕，四肢下意識地微微抽搐，不禁想著她是否也陷入了海一般的夢。遠方一片雲把月亮遮住，那些光驀然從靠牆的籠子往前退，慢慢地整個船艙，整片海洋都沒有了雪白的光。虎以為自己又看不見了，無助地往母親懷裡靠，其他小虎聽見她的嚶嚶，不約而同地也哭了起來。

「我從來沒有想過，明明骨子裡該擁有的是熱帶雨林的記憶，但我卻在看見海後，變得難以自拔。對已經死去的、什麼也來不及學會的我們來說，海反而成為了我們出生與死亡的距離間，最漫長、最近，也最遙遠的事物。」

我窒息地聽著虎的話，每個字句我都以為自己也身在那裡，那片海前。虎蹲到那個剛翻過土的地方，捧起一把土壤，沙土就這麼無可抑制地從她的指縫裡落下，回到那個散發著死亡氣息的地方。她扁平的，單薄的身子微弱地蹲在那，蒼白的月光灑在她的背，淺淺的呼吸使背起伏著。那樣微小的身體讓人以為隨時都會消失，或者從未存在。

「我想你該回去了。」

不知過了多久，虎終於轉身看向我。彷彿想起我也是人類，殺了他們的人類一族，毫無力量地垂下眼睛，越過我後走往反方向。我不發一語地跟上。

這次路程沒有再像來時那麼久，時間慢慢淡出，記憶也漸漸被遺忘。虎的背影逐漸模糊起來，我開始感到一陣暈眩，腳步卻不停地往前走著。我數度想要叫虎停下她的腳步，心裡有股不祥在滋長，但卻連最簡單的嗚咽都被掐在喉頭，聲帶彷彿就那樣被時間給剪斷。

不要。不要。我在心裡大聲地哭喊，卻怎樣也無法記起那捧帶著虎毛與鮮血的土壤，一路走過來所見的熱帶瓜果，她為我爬上欒樹所搖下來的蟬殼，她的眼睛……最後是她扁平的身影。我頭暈目眩地看著前方那個漸漸亮起，充斥著白光而她的身影緩緩往內消瘦的畫面，最後終於什麼也看不到了。

「如果有機會，再帶我去看看大海吧。」

虎的身影消失在我唯一記得的紋的叢林。

……

「抱歉。」言子何放下話筒，空空地望著扔了一地的棄稿。

「沒事。我又想喘息一下了，你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。」苗海笑著，聲音從離開耳畔的話筒傳來時，變得近乎不存在的微弱。像某種抓不住的事物。言子何再次拿起打火機，「噉」一聲地再點了一支菸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這次沒有嗆到。整個隨雲忽明忽暗的房間裡繚起一陣煙，自瘴氣的口創造出一片雲，言子何抬起手，用手裡那疊寫好的稿，用一個世界把另一個世界揮滅。一如既往地他望著那扇窗，眼睛裡彷彿沒有情緒。然而就在那陣擋住光的雲緩緩飄離，月光灑在他的身上時，他的眼睛卻無可抑制地流露出了某種他自己不懂的情感。言子何想說那是悲傷，但又不知道那是悲傷還是釋懷。

他緩緩拿起話筒，繼續說起，他與虎的故事。

.....

在虎消失後，我過著一般人的生活。

因為本來就答應了她，沒有跟任何人提起虎的存在，所以即使把她遺忘了，也對我的日子沒有什麼影響。但如果真要說的話，大概就是在那之後，我還是會難以控制地想要去紋的叢林，而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。

但待在那裡是要做什麼呢？說實話，我也不清楚。我總是什麼也不做地躺在地上，看葉縫裡的天空。光照下來時我會眯著眼睛，感受人生裡抓不住的那點什麼；沒有光的時，我就呆呆看著縫裡那點灰藍色的天空或雲朵。如此的日子持續到了我畢業，終於覺得該為自己人生做點什麼的我帶著行李，還有空蕩蕩的紋的叢林的記憶，去到了別的縣市上大學。

然而才落地，不出十年，來不及生根的我就為了寫作而辭職回了家鄉。於是有了開頭那段話。而所謂我人生的「失序」大概就是從虎不見的那時候開始的，虎幾乎可以說是建立了我過去的十年，還有某種名為使命的人生秩序。常常人會為了一種「使命」而活，或許是傳宗接代或賺錢，但我的使命卻在只略懂生死的年紀時被訂定了——那就是，找到虎的骨灰，把虎帶回她所愛的海。

隱約我也覺得我忘了什麼，沒有靈感時就到處走走，但到了必經的紋的叢林時，總會聞到一股熟悉的氣息。我以為那只是土壤、葉子的氣味，卻不知道那是虎又回來了。

她回來時跟第一次我見到她一樣。因為沒有靈感而什麼事也做不了的我，答應要幫小學生找蟬殼，但當我伸長手臂，要觸碰到樹叢間的殼時，繁多的葉裡卻露出一張甜笑的臉，俏麗的短髮隨動作而微微搖晃。

我大叫一聲，跌坐在地，她趁此落在我原本站的位置，笑著看我。那個剎那有很多畫面湧入了我的腦海，告訴我，那就是我人生裡空缺而終於回來的那一段，那就是我的此生。激動的我什麼話都說不出，甚至抬不起頭，只是一個勁地抱頭痛哭。虎溫熱的手拍拍我的背，什麼話也沒有說，靜靜坐到我身邊，像當年我安慰她一樣，我把頭抵在了她隨呼吸起伏的肩膀上。

那後來我把蟬殼都送給了孩子們，只留下兩個：一個給她，一個給我。紋的叢林裡，我終於修正了我失序的人生……不，準確來說是虎修正了我的人生。她的出現簡直照亮了我那段低潮的日子。我每天都到紋的叢林裡找虎，然而每次我在放鬆之餘，也明白我們在彼此拉鋸。

虎從不告訴我為什麼她要消失又出現，而我從不提關於大海的事。這大概也是私心吧，雖然說把「將虎的骨灰灑入大海」這件事視為使命，然而明白只要這麼做虎就會消失的我，還是不願面對事實。不過慶幸的是虎也沒有提起這件事，彷彿她從沒有說過走私與海的故事，而我也從沒有走過那段時間。

「虎，妳之後還會消失嗎？」有次我這麼問她。

「消失？」虎思考了一陣子，最後還是淡淡的說：「其實我在你還沒出生時就已經消失了啊。我在還沒學會睜眼時就消失在我的出生地，在還沒學會反擊時就消失在了這裡。不管是什麼，人也好，老虎也好，最終都還是會消失的。」虎從來沒有用那樣的語氣跟我說話過。

「什麼叫做最後都還是會消失？」我對這樣的語氣感到無所適從，甚至於有種無來由的憤怒。坐在對面的樹下，抬頭看著某處有光或沒光的葉縫的虎，驀然把那雙眼睛對上我的。有著晶亮，折射陽光般眼淚的眼睛，讓我再也生不起氣來。我只感到一股羞愧。

「小何，你不能繼續欺騙自己。你知道的，那天終究還是會來。」虎直視著我的眼睛，用不符她稚氣臉龐的口吻說著話。我很想直接起身離開，我害怕她提到山腳下的那片海，但卻更怕她會在我轉身後再次消逝無蹤。

「如果我說它不會來呢？」我賭氣般地回問。虎看著我許久，最終嘆了口氣。「你還是在騙自己。」

我撇過頭，彼此都不再說話。而我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是，虎對此的肯定。她像是知曉所有一樣地，讓自己消失再出現，就在那些我所無法掌握、無法理解的任一個時間點。我對此感到不滿，卻什麼也做不了。而這一切可能只是因為，我是個人類。

那天過後，我連續幾天都沒有再出門，而是靜靜呆在房間窗邊望著遠處的紋的叢林。那個嬌小的身影偶爾徘徊，逡巡般，又尋找什麼般地，竟讓我有種終於平等了的感覺。然而虎說的沒錯，這只是在自欺欺人。只要她稍微停下腳步，以為被看見的我就會急忙把頭縮回屋內。

雖然虎異常的表現，讓我隱隱覺得「那天」可能快到了，但比起那個，這樣昧著心的日子實在很難熬。所以沒過一週，我便再次去了紋的叢林，這次主動提出了海的事情。

虎對此沒有感到很訝異，而是給了我一個微笑。在那個微笑裡，我彷彿可以寬容面對一切，也釋懷地放開一切了。

「我很開心你願意面對這件事了。」

虎抱住我。遲疑一下後，我回抱住了她。

.....

「其實我覺得故事斷在這裡就挺好的。你不覺得嗎？」言子何靠坐在牆邊，握著話筒緩緩說道。眼裡映著因為有光，所以是蔚藍色的海洋。

「『你不能欺騙你自己。』子何，我知道你肯定寫好結尾了。」苗海戲謔的聲音從彼端傳來，言子何也低低笑了聲。

「我可沒有欺騙自己。」言子何說道。低頭看著一地的髒亂，兩支只抽一口的菸跟棄稿躺在地上，默默伸手撥弄著菸前端的灰燼。他聽見苗海催促他趕快唸，不然天都快亮了。

言子何重新拿起稿。一個灰色的指印像烙記一樣印在了上頭。

.....

時間定在那天之後的第三天。

我曾提出要當天就把事情做完結，但虎不肯，說是我那樣只是想速戰速決。而她在回到大海之前，還想確定，到底我能不能放下。虎說時間可以用來考驗、評定一切。「或許也會催化某種妳離開後才會產生的物事。」而我沒有告訴，也沒敢告訴她，甚至在她離開之前，我就已經開始懷念，用盡一切要留下她確實存在的證明。

就跟我說的一樣，我辭職是為了寫文，而虎的出現讓我重拾了寫文的理由。我用文字把我與虎的故事都記錄在了紙上，用我所愛的文字。並不是不信任虎，但即使虎這麼告訴我：「即使離開了，我不會讓你忘記我的。」我還是擔心她會把我的記憶消除，就像那年她什麼話也沒說，就讓我的人生缺了最重要那段一樣。文字成為我最後的保障，一種紙上的記憶。

於是第一天與第二天，我在家裡發瘋般地寫著一切，而虎只會把此當作是我需要一點時間接受事實。直到第二天晚上，我已經把一些我與虎的瑣碎、虎的面貌與特點，把人生的某個完整段落都謄到紙上。第三天，我藏好那些紙，接著到了紋的叢林與虎會面。

我們在那座有著樹枝紋路、生活紋路，還有虎的紋路的樹林裡暢聊著，有時笑，有時哭，像個瘋子一樣情緒上下起伏。虎扁平的身子靠在我身邊，我們在光裡彼此依偎，我從來沒有見過光是那樣盛大，又隨著時間變得那樣黯淡。就在我以為天要就這麼暗去時，虎突然告訴我，為什麼她那年要讓我遺忘她。

「你陷得太深了，」虎說。「在別人眼裡我不存在，只是一抹幻影。而看得見我的你對我來說，即使是一種命的安排，我還是清楚明白你有你自己的人生要過。十五歲，一個男生剛要進入青春期的年紀，人生該開始有了轉變。於是我告訴你我的故事，告訴你我的這一生，藉此還給了你一生。」

我默默聽著，問道：「可是妳沒有想過，我的人生會因此變得不完整嗎？」

「想過。所以我也猶豫很久。」虎淺淺地笑著，「但我知道你總有一天會回來紋的叢林。我知道命既然都讓你看得見我了，那你就不會這麼遠走。就像那天我看到大海一樣，有天我回來時，再次看到了你。」

有著樹脂光彩，樹皮色澤的眼望著我。我的眼睛微微發酸，背過身去抹了抹眼角，再次轉回來抱住了虎。虎回以一個真實溫暖的擁抱，那刻她的身子不是扁平單薄的，而是真正的存在，是我這一輩子的厚。

我帶著虎交代的一個空瓶，隨著她的引領穿過曾經走過的那條路，聞著瓜果的氣息，走過時間，最後來到曾經的那塊泥壤之前。照著指示把那些土小心地裝入瓶子時，土裡露出的嬌小的骨頭讓我再次難過起來。虎在我身旁，告訴我不要感到難過或自責。這是讓他們離開的最好的方式。

在離開紋的叢林後，虎的身影跟了我一段，然後就像煙霧般慢慢消散了，只剩下我走在通往大海的道路。我抱著那個瓶子，想著那是一個裝了幼虎屍骨的容器，那些都是早在數十年前，就該在遙遠的赤道雨林，被野獸啃食、被微生物所分解的虎的身體。牠們身上美麗的虎皮，以黃昏為底，橫蔓過無數濃黑斑紋的皮毛，成為了走私者所覬覦的珍寶——虎的皮毛會被製成某個貴婦的皮包嗎？如果是這樣，虎的那一部分，是不是還有機會回到東南亞？

海聲漸大，風裡鹹味漸濃的路上，我的腳步逐漸慢了下來。想到她離開後我可能就什麼也沒有了，可能我的記憶又會再次被清空，就有股要逃回紋的叢林的衝動。我漫無目的地走向目的地，回過神來時，月光照在我與大海上，海水溫柔地環住我的腳踝。

我呆呆站在原地，沉默半晌，最後還是放棄一切般，把瓶子打開。風突然變大起來，我抓起一捧又一捧土壤，往海的彼處，曾經載著老虎的船駛過的那片海，用盡生命的力氣灑去。那些帶著小小骨頭的土壤順著風，飛到了很遠的地方。

直到瓶子空了，什麼也都沒有了的我，失神地跪坐在海邊，海水淹過了腰部又再次回到大海。雲把月亮遮住，什麼光也看不見的，頭部開始有了暈眩感的我開始大哭了起來。我痛苦地、後悔地哭著，看著擁有扁平身材的虎，就那麼走進了大海。

那個毅然決然的背影，讓我以為她拋下了世界的光。

.....

言子何說完了整段故事，靠坐在牆邊看起海來。浮掠的光影在不發一語的他身上，彷彿大海與他都在等著苗海的回答。彼處聽見海聲裡傳來一聲清晰的「噤」，便率先開口：「你又抽菸喔。」言子何不發話，只是以指腹摩娑著稿紙，打火機的火光一個苗般地竄起，暖色調照亮了他的下半張臉。頸窩夾著話筒，苗海沉默與思考的聲音皆從那裡傳了過來。那個長方形的窗裝著海，濃黑的海外一個熔金一樣的白金光點，耀眼地把海洋點亮了一路粼光，最終往他的眼裡奔騰而來。

「所以故事裡，主角最後還是遺忘了一切嗎？」苗海揣測著問道。

「如果他沒有找到他寫下的那些紙的話。」言子何低下頭，黎明慢慢從他的眼，到照亮他的整張臉。即使搬來海邊的住屋有一陣子了，但他還是無法習慣那樣直接的陽光。「為了不讓虎發現，他把那些紙藏在很深的地方了。但事實證明這只是他的多想，虎

未曾想過要阻止他。這反而造成他很久以後才想起自己曾跟那樣一個女孩度過了許多年。」

「沒有阻止他，但卻還是讓他忘了一切?」

「是啊。」言子何垂下握著打火機的那隻手，「你覺得虎為什麼這麼做?」

彼處沉吟一會，光擴散到他的半身時，苗海開口：「會不會還是相同的那個理由。她想還給他一個普通人的的人生，相信即使這會造成他的某些不完整，但只要有緣分，他或許還是會找到那些破碎的，腦海深處的什麼。」

「緣分?一隻老虎真的懂這個嗎。」

「你在裡頭說了，虎相信命定。她相信他。」

沉默半晌，言子何抬眼望向海光，那個他以為是海自己的，但其實是光讓海有了黑以外顏色的耀目光彩。她說她喜歡海，但她愛的明明不只是海。愛海的人連同光也一起愛了。

「你覺得結尾，他.....我是不是誤解了虎的離開?」

「我以局外人的角度來看，我覺得答案是:是。虎那麼做不該是背棄的，她也有自己的理由，她想做的不是拋棄世界，而只是回到她所愛的物事裡，獲得屬於她的安詳。」

光影摩娑於房間、身體，還有電話的雜音裡，言子何緩緩抬起眼。這次終於確定是悲傷還是釋懷。他對苗海說了聲謝謝，放下話筒，走向那片破曉的海天前，過程裡沒有踩到任一張散落的紙。坐在位置上，他提筆修改起來

慢慢地整個房間都被曉光所照亮，一個有著短翹頭髮的女孩彷彿從大海走出來，靜靜的偎在他的身旁，看著他最終畫下了句號。她淺淺的笑了，然後像從來沒來過般消逝在黎明的海濱。但只有言子何知道，她確實來過。

光裡，海裡，彷彿回到的紋的叢林裡，言子何呢喃起來：「直到瓶子空了，我感到我的頭部逐漸頭痛模糊，海水淹過我的腰又再退回了海，然而潮起潮落裡海終究還是會再次來臨。那些與虎的回憶，消失般，卻又從未離去地改以一種僅屬於我的文字的方式，在未來重新回到我的生活。而記憶消失的剎那，虎以我從沒看過的獸的樣貌，從白沙灘緩緩走向了大海。我看著橫蔓著黑紋的美麗皮毛，看著虎帶著那些在紋的叢林的記憶，緩緩走進了大海。

「那個毅然決然的背影，就這麼走進了海，成為了光。」

(9975字)